

哲 人 其 萎

悼一位清高偉大的學人

馮簡學長病逝台北

——急風過處識草勁，老兵不死松不凋——

馮簡學長字君策，江蘇省人，母校民八年電機工程系畢業，突於五月廿六日從臺大授課返家後，以心臟主肌栓塞症，遽爾長眠。馮故學長之逝，不僅是一身一家的悲痛，實係我國學術界與工程界的損失。渠一生勤勞治學，恬淡寡慾，盡瘁電機工程界垂四十年，自民國廿九年由德國歸來後，即開始研究電波的傳播，抗戰時在重慶建立了我國第一座電離觀測站，探測高空電離層之變化。曾於日蝕之際乘飛機昇空研究太陽黑子對電波的影響而名震當時。

民國卅六年，曾隻身赴北極，在冰天雪地中做種種試驗。

民國卅八年，赤禍蔓延，倉促來臺，又展開其研究工作，曾登高海拔三千九百公尺的玉山主峯，研究超短波的傳遞，及散射折射的現象，以建立溝通全省的廣播網，造福人羣。這種對工作鏗而不舍的精神和魄力，誰能不欽佩呢。而且馮故學長一生為人正直公義。逝世前二天，猶對學生論及「要嚴善惡之分，要正做人之本，要律己去私，要推善及人」這幾句哲言，不正是他一生做人做事的寫照嗎？

馮故學長之喪，於六月一日上午九時在臺北市極樂殯儀館公祭，本校同學會多人往悼，總統特頒「遼學貽徽」輓額，陳副總統亦頒

「學究天人」輓額，以資悼念。
同日上午發引，暫厝陽明山第一公墓，素車白馬，備極哀榮。

世界一週 (續)

孫 衛

遊 記

多羅河口的奧波爾多港

使葡萄牙的葡萄酒聞名世界的，還不是南部里斯本附近的產品，而是出產于北部多羅河陡峭的兩岸由葡萄牙第二大城奧波爾多港出口的美酒。因為是由奧波爾多港出口的，於是便獲得了波多葡萄酒的名稱。因為，這種酒多半是甜的，紅色的，而中國人最初所嘗到的歐洲葡萄酒可能也便是波多酒，直到現在，沒有去過歐洲的人，還總以為葡萄酒一定是甜的紅色的。

從里斯本到奧波爾多，乘葡萄牙空運公司(TAP)的飛機，一小時便到了，管理波多葡萄酒生產和貿易的波多葡萄酒業委員會便設在這裡，而等待出口的波多酒也都集中在多羅河奧波爾多左岸蓋阿新城的許多酒窖裡。

這個擁有三十萬人口的大港，位於多羅河出海口的右岸，在羅馬人佔領葡萄牙的時候，這裡只是一個羅馬人所居住的小村落，但當阿剌伯人征服了伊伯里亞半島時，有一個時期這個村落逐漸衰敗下來，但是，到第九世紀末，基督教的力量又恢復了的時候，這個地方又開始重要起來。現在這裡是葡萄牙的工業商業重鎮，而且是幾次葡萄牙革命的策源地。

奧波爾多充滿了有歷史性的古教堂建築，博物館，圖書館和一所著名的大學。但是這些古老的建築和美麗的街市，仍不如由這裡運到世界各地的多羅河所產的波多酒知名。

波多酒有白的，有紅的，有甜的，也有微甜的和不甘的(稱為乾的)。所謂白波多酒有淺白的，也有稻黃的和金黃的，紅波多酒有深紅的，紅的，玉紅的，赭紅的，和淺赭的，在一六七八年左右，英國商人開始從這裡出口多羅河的葡萄酒。在這以前，多羅河的葡萄酒還是不大聞名的。一七〇三年英國和葡萄牙簽署了梅遜條約，輸往英國的葡萄牙酒獲得了優惠的稅率，從此波多酒的輸出開始增加起來，而多羅河西岸陡峭的山上葡萄園也開始繁衍起來。可是，葡萄園和出口商間利害的衝突，却也隨着開始發生了，農民們有酒難以賣出去，賣出去的價錢也低得可憐。又有些農民在不適于種葡萄的地區種葡萄，做出來的葡萄酒自然不適合於出口。為了解決這些糾紛，對葡萄牙的葡萄酒供獻最大的龐韞爾侯爵，於一七五六年組織成皇家奧波爾多葡萄酒公司。出口的葡萄酒有一定的產區界限在葡萄酒裡的白蘭地必須由公司供應，出口的酒必須經過品質評定，這些限制的動機雖然為了保持出口品質，但也容易發生弊病，例如白蘭地的

品質並沒有保證，嘗酒時有偏心和感情作用，公司人員的狼狽爲奸，反而妨礙了葡萄酒事業的發展。

由於這些原因，這個公司的一切權限於七十八年後即一八三四年被政府宣佈廢除，中間雖由於農民的要求，於一八四三年再行恢復，但仍不能解決品質不齊，冒名攙假，生產過剩等嚴重的問題，而於一八七五年再行解除。現在優良的波多酒的生產，是受了一九〇七年首相約翰佛蘭哥所訂的法律的保護，多羅河流域的產區有劃分嚴明的界限，波多酒必須運集在奧波爾多出口，此後法律一再補充，規定酒商必須參加公會，受公會的管束，政府並遴選人員監督執行，而自於一九三二年組織成波多酒業委員會，波多酒的生產才走上了正軌，優良的農民獲得支持，兩際的商譽獲得保障。

我們在奧波爾多，我參觀了一家古老而規模頗大的費雷拉酒窖。費雷拉酒窖在多羅河左岸的蓋阿新城。凡是波多酒都必須儲藏在這個地區，這是一九二六年的法令所規定的。蓋阿新城和奧波爾多之間只有兩個高架鐵橋可通，俯瞰兩岸，氣勢雄偉，也是奧波爾多的風景之一。一是馬利亞庇阿鐵橋，這是一八七七年的法國工程師埃菲爾所造，另一個在下游一點點的是唐路易一世橋，是一八八六年比國工程師塞靈所造。能够航海，能够造酒的樸實的葡萄牙人，却不會自己造橋。

從十八世紀初起，費家便在多羅河流域經營葡萄

，聖坦馬里亞港這些地方，我們的行程已不容許改變或延長，在西班牙停留的日期，只能儘這兩天的時間，在馬德里的附近作一番巡禮，而把參觀西班牙的葡萄園和專賣事業，這個工作留待下次，或者留給別人。

馬德里是美麗的，不止是美麗，而應當說是輝煌的，到處都是寬廣的馬路，佈滿濃蔭的行道樹，偉大的建築，偉大的石像，澎湃的噴泉，而且像里斯本一樣，處處照拂着陽光，我們住在麗芝大旅舍，這也是一個輝煌的旅舍。雖然，不是最近代式的，司閘及侍童都穿着漂亮而輝煌的制服，門前是寬廣的馬路，繁密的綠樹，沒有店肆的喧囂，和車輛的擁塞，旅舍樓下有一所很大的餐廳，廳外還有平臺，可以露天進餐，平臺下面還有水池，到處都顯得富麗堂皇但是價錢却並不高昂，據說西班牙的旅舍，價錢都是很公道

的。雖然，我們看不到西班牙的酒窖，但我們所安排的日程，却無意中給我們一個便利，使我們在短暫的二日中，仍能看到西班牙另一件聞名世界的活動，也可以說是享受——鬪牛。因爲在馬德里，只有星期六和星期日才有鬪牛，而明天是西班牙的國慶，所以我們到達馬德里的當天下午，便看到了一場鬪牛，而且每人只付了一元美金的門票，因爲鬪牛士都不是第一流的，但這對鬪牛本來就外行的我們，是沒有多大區別。否則我們便要付出五倍以上的代價了。

園，由於歷代子孫不斷的努力，費家的波多酒早已聞名遠近，現在主持的是費家的八世孫，而對這個事業供獻最大的則是十九世紀後期的唐娜安東尼亞艾德雷德費雷拉，這位精明能幹的女性，使費家的酒聲譽日高，當時的人們都親切地稱呼她「小費」。

在那裡，我們看到古老的酒窖，在這裡貯藏每年出產的一百萬公升的美酒，替葡萄酒賺取了不少外匯，酒全藏在橡木製成的桶中，在那古老而樸實的接待室外，我們看到一座非常古老的甕，當年用來蒸餾白蘭地的。各地來的觀光的人絡繹不絕。在另外一處窗明几淨可以俯瞰多羅河景色的會客室裡，我們嘗到三十五年的陳酒。據說，他們還存有一八一五年的酒。

莊嚴輝煌的馬德里

離開了小巧美麗的里斯本機場，也離開了歐洲最西方的充滿陽光，美麗樸實的里斯本京城，每個外國旅客的行囊中多了一件小小的禮物，更增加了他對里斯本的懷念，那是一小瓶裝滿了多羅河流域的陽光的葡萄酒名酒。入手一瓶，像是分得一點葡萄酒美麗的陽光。我們又飛到另一個地中海沿岸以產葡萄酒著名的國家的首都——馬德里。

抵達馬德里正好是星期日的下午，又是西班牙勞工節和國慶節的前夕，除了慶祝以外，西班牙各機關團體都停止了一切的活動。而以產舍利葡萄酒聞名於世的區域，又並不在馬德里附近却遠在吉布羅陀海峽的外面，大西洋海岸邊的卡席芝，聖羅卡地巴拉梅當也披上了戰袍，一直蒙到頭部，只眼睛透在外邊，穿過圓場以後，又走了回去。(待續)

校友動態

- △尹仲容學長偕夫人，應日本政府邀請，於五月廿三日飛往東京，考察日本之經濟，並將赴關西等地參觀工業設施，作兩週的訪問。
- △錢其琛學長於五月中赴瑞士日內瓦參加國際電信聯合會議；(二)理事會，爲時一月返臺。
- △李荃葆學長於四月底赴日本參加大阪國際商展會，業已返臺。
- △張文彩學長於六月初赴南韓，考察肥料市場概況，約六月底可賦歸程。
- △王裕鯨學長於五月底赴澳洲雪梨參加遠東經濟委員會內陸運輸會議鐵路小組會議，六月中旬可返臺。
- △夏樊修學長近赴日本考察榨油工業。